



心灵
驿站

两年前,我们一家人搬到了我表姐住的镇子,在此之前,我的儿子和女儿对玛西娅和她的丈夫尤利知之甚少。我们刚成邻居,我觉得应该带两个孩子去认识一下他们。一天下午,我邀请他们俩来我家做客。

门铃响了,孩子们跑到门口。先进来的是玛西娅,她是一位70多岁的退休老师,非常健谈。跟在她身后的是80多岁的尤利,走路时要吃力地拄着一根拐杖。那天天气不冷,可他仍穿着一身厚毛衣,头上戴着一顶棒球帽,帽檐遮住了他的白头发和一丝愁容。我看了尤利一眼,马上看出他也许不怎么喜欢孩子。

玛西娅、尤利和我坐在客厅说话,两个孩子在外面玩了一会儿后,没打招呼就跑了进来。我四岁的儿子本两眼盯着尤利的拐杖,这根拐杖有四个脚,稳稳地立在地上。本看了一会儿拐杖,问

他:“你为啥拄着拐杖?”尤利没想到本会和他说话,他没听清本在说什么,看着我,生硬地问:“什么?他想知道什么?”

我尴尬地把本的问题向尤利重复了一遍,没想到,当知道本对他感兴趣后,他似乎高兴起来。他简单地解释了几句,然后让本试试他的拐杖。儿子看着我,得到我的允许后,迫不及待地走到拐杖旁边,用一只手握着它在屋子里来回走了起来。他拄一下拐杖要迈两步,走了几圈后,本把拐杖还给了尤利,然后跑开了。

那天下午,我的儿子在客厅里进进出出好几次,对尤利问这问那。要告别时,本跑到尤利身边,爬到他的腿上,和他拥抱。尤利先是有些受宠若惊,然后就心花怒放地笑起来。

从那以后,尤利就将本当成了

给你一个依靠

◆(美国)丽莎·菲尔兹 孙开元(编译)

他的一个伙伴。常常是本拿着尤利的拐杖在屋里走个痛快,然后这两个忘年交就像老朋友一样开始聊天。本不在意尤利上了年纪,动作慢慢腾腾,他们是好朋友。

在其后的两年间,本和尤利互在对方的家里吃过几次家常饭,还有几次节日宴会、生日宴会和聚会。有时,玛西娅和尤利到我们家来,专门为了给我照看一两个小时孩子,因为我要去孩子的学校参加家长会。这时,两个忘年交更会玩得不亦乐乎。孩子们还会兴高采烈地穿上表演服装,给玛西娅和尤利表演节目,然后和他们一起坐在沙发上看书。

在一个跟平常一样闷热的夏天夜晚,我接到了一个悲伤的电话,尤利刚刚去世了。尤利一直体弱多病,但不幸的消息传来时,我仍感到震惊。我一夜未眠,想着怎

样把这件事告诉孩子。他俩还没有遇到过熟悉的人去世的经历,特别是他们的好朋友。

第二天,我把尤利去世的消息告诉两个孩子时,他们俩看上去一脸惊恐,不知应该对这件事做些什么或说些什么。已经六岁的本哭个不停。我抱起他,把他放在我的腿上,轻轻摇着他,像他婴儿时那样哄他。

我安慰他:“尤利85岁了,他已经很老了。”

“他那么年轻!”本一边哭一边喊着。

“他生病很长时间了,所以他才拄着拐杖。”

“不公平!”

我告诉他,哭一会儿会好受些,但那不是不公平。

那天,我们决定去看望玛西娅。我们赶到时,玛西娅轮流和我

们拥抱,但她和本抱的时间最长、抱得最紧。这是她给本的安慰,也是给她自己的。我们在玛西娅家坐了一会儿,和她说话,听她讲他们俩五十年的婚姻生活。本时不时惊讶地凝望着挂在墙上的一个镜框,镜框里有几张尤利年轻时的黑白照片,那时的他满头乌发。现在,本听着他的好朋友几十年前的故事。

临别时,玛西娅告诉本,她有一件东西要给他,这是尤利生前特别嘱咐要送给他的。她没有卖关子,直接把尤利那根有些破损的四脚拐杖拿了过来,那根让他们的忘年交快乐开始的拐杖。

本看上去感到有些意外,但更多的是自豪。他害羞地笑了笑,向玛西娅道谢。接下来,他像无数次看到的尤利那样,把拐杖握在手里,拄着它,走出了门,走向了外面的阳光。

■ 书海
珊瑚

(波兰)库兹尼斯基



与父亲共进晚餐 ◆ 赵文恒(编译)

儿子带父亲去餐馆吃晚饭,老父亲岁数大了,身体很虚弱,吃饭的时候,食物洒落在老人衬衫和裤子上到处都是,在周边食客们的注视下,儿子表现得相当平静。

父亲吃完后,儿子一点也不感到尴尬。他悄悄地带着父亲来到盥洗室,小心翼翼地擦掉嘴角和衣服上的食物残渣,把身上污渍处理干净后,再把头发梳理整齐,最后才帮父亲戴上眼镜。

当父子二人走出盥洗室,所

有食客都停止进食,餐厅大堂一片宁静,有些人无法理解儿子怎么能带老父亲在公众场合出丑。儿子熟视无睹,结账后小心搀扶着父亲准备离去。

这时,食客中一位老者叫住了儿子,问他:“你不觉得,你留下什么东西了吗?”儿子回答说:“没有,老先生,我没有。”老人反驳道:“不对,你有!你给每一个儿子和每一个父亲都上了一堂课。”

餐厅再次安静了下来。

正确的选择 ◆(美国)凯·黑兹其 夏殷松(编译)

我又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桃瑞丝。桃瑞丝是个头矮小的老太太,住在记忆护理部,她退休前是位理科教师,不过我知道,她很有些艺术天赋,在她小小的房间里,摆满了她自己制作的洋娃娃,这些洋娃娃各具形态,妙趣横生,看了叫人爱不释手。

和桃瑞丝交谈多了,我了解到,她曾上过洋娃娃制作课。有一回,我在她房间和她聊天,她从一个盒子里拿出一只洋娃娃给我看,她说这是她做的第一个洋娃娃。这看起来真是不同寻常的精美艺术作品,青花瓷裙镶嵌着精致的花边。

桃瑞丝托着洋娃娃,认真地指给我看裙子花边的一条小裂缝,问我:“想不想听我跟你讲这个裂缝的故事?”我使劲地点着头,我很好奇,想知道发生的

一切。

“那天,在去教室的路上,我不小心弄坏了洋娃娃裙边,当时,我几乎崩溃,都不知道是如何走到教室的,轮到我展示自己作品时,我只好指出上面的那个小裂缝,我肯定,老师是不可能认可我的作品的,但令我吃惊的是,老师说,她会按其他方面的品质给我的作品打分,不会只盯着那点瑕疵。”

桃瑞丝说,她激动得不得了,尤其是老师的那种态度,让她后来的人生彻底改变,她说她知道要是老师那次不原谅她的失误,她就再也不可能制作洋娃娃了。

当别人犯了错的时候,我们所采取的反应方式会使他们感到无地自容,也可以使他们记住我们的善良。桃瑞丝的老师作了正确的选择。



温馨
家园

爱母如女

◆(美国)朱丽亚·伯恩坎 刘树英(编译)

远居东洛杉矶埃尔蒙特的母亲打来电话:“我好像病了,心脏不舒服。”在母亲的声音里我感觉到一种无助和依赖。电话里询问了病情,还好不太严重,嘱咐她吃了药,躺下来好好休息,等我处理完手头的事,就过去看她。

忽然感觉母亲老了是在几年前,一向沉静的母亲忽然把日子过得喧嚣起来。一群老姐妹今天聚会,明天逛街,兴致来了每人一个背囊,跟着旅行社去南海北地游山玩水,常常一走就是半个月二十天,扔下一屋子的花鸟鱼虫,让我帮她照料。母亲也会在某一天,打电话告诉我去接站,每次回来总是黑了很多也瘦了很多的,大大的背囊里带回的是各地的特产和给我们的礼物,还有就是母亲的旅行见闻,总要眉飞色舞地给我们讲上几天。那兴奋劲,就像个看到了新鲜东西的孩子。

父亲去世后,我一直在南洛杉矶杉的长滩居住与工作,但总是想把独居的母亲接过来和我们一起生活,可每次提起,母亲总毫不犹豫地拒绝,理由是她和我们在一起会感觉约束和不习惯。看着她年纪越来越大,身体也不如从前,虽有担心,终究拗不过越来越任性的母亲,只得每天电话联系,时常去探望一下。忽然记起年少时,特别喜欢在家里留一间自己的屋子,只要关上房门,就觉得天地都是自己的,一种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满足,也许母亲此时的心理也是如此。

我周末驾车越过大半洛杉矶去看母亲时,实在是放心不下,就假装不耐烦地说:“跟我回家

去,我工作这么忙,哪有时间天天跑来跑去地照顾你。在我家安心住几天,等身体好了再放你回来。”母亲这次很乖,没再提反对意见,收拾了东西顺从地跟我回家了,我在心里窃笑,看来对母亲总是百依百顺地哄着,偶尔发发威风效果也不错。

住到我家的母亲有点虚弱,但仍然没忘了好奇,上班前她会歪在沙发上,认真地看我化妆,然后恍然大悟地对我说,在商场里看到很多这东西,不知道都是干什么用的,原来是这么回事呀。我觉得母亲真是越来越可爱了,索性把化妆包里的东西翻出给她讲,这个是唇彩,那个是唇膏,它们的区别是什么,母亲居然听得津津有味。

知道母亲生性勤快,有点精神就喜欢在屋子里收拾这个,整理那个,所以每天上班前总是三令五申告诉她:“老老实实休息,什么家务也不许做,闷了就看看电视。”母亲点头答应。下班了,我安排一家老小吃饱了,剩下的时间就坐在母亲身边陪她唠叨。

望着满脸皱纹、一头花白头发,真的感觉到她老了,老了的母亲越来越像个小孩,更多时候,她是那样软弱和无助,无论身体还是心理,似乎都不能承受太多压力。突然觉得母亲很像我的“女儿”!当我照顾她的时候,常常有种错觉,我面对的并不是给了我生命且陪我一路前行的母亲,更像呵护自己的孩子,就像母亲当年照顾我,也许这也是一种轮回,曾经母亲给我的一切,今天我要用一种爱母如女的心情回报给母亲。

我曾在纽约的一家矿业公司担任总监助理。一次,总监需要给办公室增加个文职,就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招聘广告。

面试那天,大约有20个人,最后,总监选了个名叫艾文的男孩。艾文只拿着张可怜的中学毕业证,虽然这也算是勉强够上条件,但来这应聘的大多都是大学毕业生。艾文没有任何工作经历,更没有别家公司写的推荐信,总监却聘用了他。我好奇地问总监:“为什么要聘用艾文?我觉得来这里应聘的每个人都比他更适合,至少他们都有大学毕业证书。”

“你错了,艾文身上有许多证书和介绍信。”总监笑着说,“我亲眼看到,他在大门口蹭掉了脚下的土,进来后随手关上了门,这说明他是个做事小心谨慎而且有自我要求的人;在大厅时,有个脚受伤的年轻人也进来等候面试,只有他一个人起身让座,这说明他是个心地善良、体贴别人的人;进入办公室后,他先是脱去帽子,并且回答我提出的问题也非常干脆果断,这说明他既懂礼貌又有教养,甚至还有不错的专业素养;同时我看到,所有人在进入办公室后,都会从我故意放在地上的那本书上迈过去,只有他,俯身抬起了那本书并放回到了桌子上;和他交谈时,我发现他衣着整洁,头发梳得整整齐齐,指甲也修得干干净净……这一切都是他最好的证书和介绍信。”

我恍然大悟,总监对我说:“记住,最好的证书不是学校发的毕业证,最好的介绍信不是别家公司帮他写的评价,而是一个人自身的素养。”

最好的证书

◆(美国)艾里·拜德温 李安章(编译)

每支队都赢了

◆ 王岩(编译)

昨天晚上,八岁儿子的球队进入决赛,场上比分是2比1,儿子的球队领先。孩子们在球场上激烈拼抢,父母们在看台上呐喊助威。距终场结束不到10秒钟,皮球滚到了儿子的队友米奇·唐纳利前。“射门!射门!”在呐喊声中,米奇用足全身的力气把球踢了出去,球进了!

皮球飞进球门的瞬间,场内鸦雀无声,米奇的进球有效,但他

射错了球门,双方以2比2平握手言和,以平局结束比赛。

全场静默,大家都知道,米奇患有唐氏综合征,在他眼里,无论是哪个球门都可以射门,没有你我之分,也无对错之分,所以,只要进球,米奇都会以欢快的拥抱表示祝贺,即使对手进球,他也主动拥抱对方队员。

米奇的脸上洋溢着喜悦,他

紧紧抓住我儿子,热情拥抱他,大声喊叫:“我得分了!我得分了!”

有好长时间,我屏住呼吸,不知道儿子会如何反应。透过朦胧的泪眼,依稀看到儿子主动伸出手去,用经典的方式与米奇击掌相庆,举手欢呼:“加油,米奇!加油,米奇!”激情瞬间点燃全场,两队队员把米奇团团围住,集体唱起了欢庆的歌曲,共同向米奇的进球表示祝贺。

晚上到家,女儿问谁赢了,儿子笑着回答:“平局,每支队都赢了!”